圆桌讨论：全球抗疫中的中国担当（下）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8-0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2822&idx=1&sn=61f1563b6d01fdd9ef43aeeb363fe6ad&chksm=8bb07b27bcc7f2317201623b66f25e5d7fece84ea9e18d014831e1d52db3e51df73008a60b52&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5)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吴   凡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汤   蓓  |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何婕：很多人类历史上曾经遭遇到的大规模的传染病，对人类造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想问一下吴院长，在您看来，我们跟病原之间的这种共生，这种对它的逐渐的认知，是不是也催生了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公共卫生体系？

吴凡：是的。其实在人类和病原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相互战争，然后达成共存，然后平衡，然后病原这一方又突破平衡，它通过它的变异，它的这些耐药又想战胜人类。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再达成新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早的时候，医学它是治疗个体的，它力求把每个病人都给治好。**但是当大的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时候，任何的医疗体系都会要崩溃。那么，如何能够把这些预防掉？其实公共卫生体系其实就是在这种理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主持人何婕：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对病原的了解还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越来越有一些共识，不管是理念也好，还是措施也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进步，这个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注意到，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你看像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一些政客，老是把“武汉肺炎”、“武汉病毒”挂在嘴上，完全不顾世卫组织已经有官方的定名。所以也想问一下两位，就是这样的一种称呼和行为是不是倒退和狭隘？这个倒退和狭隘的背后又是什么？

张维为：**世卫组织在2015年曾经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就是不用地名来命名这种国际上的传染疾病。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要防止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这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包括那些批评中国的西方媒体，多数没有用“武汉肺炎”。美国的政治人物蓬佩奥国务卿，用“中国病毒”，这是非常恶劣的。然后台湾的主要的媒体现在还用“武汉肺炎”。这个严格讲，讲得客气点叫没有教养，这个实际上是太缺少知识了。背后就想给你污名化，然后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是现在好在世界绝大部分的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吴凡：没错。如果个体层面污名化的话，他就会采用欺骗、躲避、隐藏，那么恰恰是病人这种躲藏、隐瞒的行为又造成了不利于我们的防控，很难采取措施。

那么如果从社会的层面去讲的话，你采用这种污名化的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共同的敌人，也给一些西方人传递了一种信息，好像是不是这个病毒就是亚洲人种会得，西方人种就不得，其实对他自己本身国内的防控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全球化时代疫情传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快”。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传染病跟我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飞机舱门的距离。**那么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在疾病流行它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非常容易忽视，这一块我们是需要用现代化的一些手段去发现它，去了解它。这个公共卫生体系，不光是扎紧，而且要把这个底板给托牢。

主持人何婕：在大年三十集结出发的时候，一声声喊“到”，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特色，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没有少，我们全部集结向武汉出发，去帮助做一些事情，不光是在帮武汉，其实也是在帮我们自己。此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武汉人，真的。

张维为：这两天我在看意大利的情况，我们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般的国家只有“一方”，没有“八方”，更谈不上“八方支援”了。今天我看到一个漫画，就是说是意大利现在这么困难，它要欧盟帮助，欧盟没法帮助它，各个国家自顾不暇。结果是中国在帮助它了，所以就是一个对比，其他的欧盟国家没法来帮助，中国派了专家组来给他们大量的物资。

主持人何婕：我也看到了那个新闻的标题，在欧盟内部发出了呼吁，但是响应的却是中国政府。我在这里也可以引用前几天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的外方组长叫布鲁斯·艾尔沃德，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我想速度、资金这两者大家可能不难理解。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想象力和政治勇气怎么去解读？

张维为：想象力就是过去西方人好像都认为，这个东西要等药物，其它办法就不行。**中国是能用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包括像这样的封城，他们估计想都不敢想，我们就这样做了。这个政治勇气我觉得特别重要。**坦率地说，几个月前我在俄罗斯，他们问我，中、俄、美三者的关系，我说你就看领导人的素质，我说中国和俄国是政治家在治国，美国是政客，甚至政客都不是，商人在治国，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决定是不得了的，我真希望哪一天把封城的整个的决策过程，有人把回忆录写出来的，我想是惊心动魄的，晚一天都不行，你想马上就是年三十，大家吃饭，年夜饭。所以觉得这个勇气是非凡的，真的我觉得我们党中央很给力，习主席非常给力。

主持人何婕：是，说到这个考察组，吴凡院长有话讲，因为跟布鲁斯，跟这些外方专家也朝夕相处很多天了，您怎么来解读他的这个观点？

吴教授：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说想象力这个词。布鲁斯在中国的那场发布会和后面他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都说了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说我去的时候，我是带着偏见去的，我理解他这个偏见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这么厉害的一个病毒，治疗没有经验，你现在突然之间说你已经开始减缓了，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你居然还控制住了，这个我绝对不信。

但是随着他考察了北京，将信将疑，他走了，看了，到了四川，到了广东，最后他去了武汉，从武汉回来。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武汉回来，他跟来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他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的这种肯定，之前的疑惑全部消除，他没有疑惑了，他也知道这个措施是管用的，而且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医务人员的义无反顾，政府的这么一种决心，老百姓的这种配合，把所有这件事都当成咱家自己的事在做。他经历很丰富，去过西非，埃博拉就是他牵头去做的，我相信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感受过中国这样的。

主持人何婕：应该也是绝无仅有。所以在您刚刚提到的他在最后的那场发布会上，他非常动感情地说，世界欠武汉人民的。所以我想他是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地说出了这句话。您刚才也详细介绍这些细节，让我想起了张教授在演讲当中举的埃德加·斯诺的这个例子，当时斯诺到延安，您也说了，外界也很多污名化，有很多不了解。但是通过他的走访，他也是心悦诚服。所以我想我们中国其实是不怕你来观察，不怕你走访，我们很坦诚，把我们摊开给你看。

吴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新冠肺炎发生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在不断地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一直追着我们问，你们给我们说说，中国到底是哪招起作用了，哪招最管用？

主持人何婕：他们就想学那一招致命的？

吴教授：没错。他希望从你这么多招里边，他找出那一招，我就学这一招就行了。但是最后我们告诉他，所有的招都是起作用的，没有哪一招能够99%就解决了，这个是组合拳，而且要捏紧了，你还不能是松松垮垮的组合拳。**一个是政府的决心、决策拍板，第二个是多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还有就是上下之间的，国家、省一级，一直到地市，到村。**这个布鲁斯他们这帮人也是特别有感受的，他去看了居民居住点，门口有测温，有进门条，他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从中央做出决定，一直到每个居住点，他还在疑惑，说是不是你们给我看的这个点是这样的，其它地方呢？

主持人何婕：好像是个示范点，其实并不是，中国都一样。

吴教授：你随便走，都可以去，你愿意去，你说哪儿停车就哪儿停车，就去看去。我们这种社会动员和老百姓自我的自律，自我管理能力，他也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在我们西方，政府有再大的决心，你再号召，你喊破嗓子可能都没人搭理你。

    主持人何婕：对，甚至他还不仅不搭理，还提很多很多的反对意见，就跟政府的要求反着做，我们也看到不少这样的案例。这一次，你看从总书记一直到我们各个地方的管理者都反复提出，这场疫情阻击战，它是一场人民战争，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是每个人要动员起来，它才能够发挥力量，如果没有让人民的力量投入在这个里面，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到处都是漏点。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是叫阻击战，一个叫总体战，一个叫人民战争，这个是中国模式，西方确实很难学。**阻击战就是你要一批人冲上去，危险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冲上去，党员带头。总体战就是多部门合作，我看他们两位专家是佩服得不得了，怎么这么多，十几个部门一起开会，做出决策，就开始做了。人民战就是全体人民的动员，我看西方报道，他们一讲到传染病，说一到社区传染就没办法了，几乎就是听天由命了。我们在社区传染，我们可以精准到个人，查到他的流行病学的整个的路径，所以这个是中国模式厉害的地方。

吴凡：所以这一次的考察还突破了他们既往的知识，就是最后要写报告落笔了，他们还以他们的传统观念在说，你这个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了，接下来春节过完了大家都回去了，复工了，复市了，你还有第二波疫情。但是当时我们给他的证据，我们就跟他探讨，不会有第二波疫情，为什么？因为你看在所有的这些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导入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都已经复工了，而且等他九天考察快要完的时候，已经复工了将近两个星期了，一个潜伏期已经快过完了。这个时候有发病你就看出来了，可是不是没有吗？所以愣生生地就是改变了他们对传染病、他的教育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干预措施确确实实起到了效果，后面是一直很平坦的一个长拖尾，就是低水平的波动。

主持人何婕：对，你刚说到第二波，我也想起来，就是我之前说的美国学者写的《大流感》那本书，它是全景式地回顾了1918年席卷全球的那场流感。他这里面就说，其实第一波死的人不多的，但是就是因为第一波各国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真正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第二波，就是卷土重来的那一波。所以就像您说的，世卫组织的专家，他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根据历史的判断，他认为第二波的打击最大，但没想到我们用巨大的规模，巨大的代价，巨有力量的做法把它控制在了第一波。

吴凡：没错。**所以我估计这一次我们这个新冠肺炎在中国的防控，不仅是载入史册，而且会改变我们对很多传染病传播模式和控制模式的教程。**

主持人何婕：真正地也是为世界的这一部分内容提供了我们的一些见解和方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待他们要提出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好，一位观众已经在线上了，这位观众你好，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杨佳辉：你好，两位老师，主持人何婕。我叫杨佳辉，然后我是毕业一年刚刚步入职场的银行员工。

主持人何婕：一位来自银行的工作人员，欢迎你。好，请提问。

杨佳辉：是这样的，在这次疫情中，我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得到了多方的肯定。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的国外媒体，并没有给出正面的报道。一度认为我国对于这次疫情，有点怎么说呢，小题大作，甚至有点反应过度。对此请问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呢？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你的提问。刚才吴凡院长说，专家们来，他是带着问号，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但很多普通民众国外的，他反而觉得这是不是反应过度，怎么看两位？

**我国的防疫措施算是反应过度吗**

张维为：我注意到西方前一段时间采用的方法，我们网民叫做“佛系”。这个就是一场大一点的感冒，中国这反应过度了。但是我发觉这些人，包括他们这些专家，他始终没有讲一个事实，就是它的传播系数。因为像新冠肺炎我看到不同的资料，它的RO，是2到4之间。（注：RO是基本传染数，当R0＞1，数字越大，则代表传染病越难控制；R0＜1，疫情就处于被控制的状态；直至最后R0=0，疫情即得到彻底控制），哈佛大学教授可能认为是3.6，他说等于是个原子弹、核弹。你这个如果传播是指数级的传播的话，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也就是可能是现在你看，英国、法国、德国都说可能人口的30%、40%会感染。就是哪怕你是很低的死亡率，你是1%甚至是不到1%，这个死亡的人数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犯的巨大的错误。所以现在证明不是我们过度了，是他们太轻视了。

吴凡：我觉得，反映出不同的国家的价值观。就是它觉得这个2%到3%的这个病死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你哪怕是1%，你乘上这个基数，都是不得了的绝对数。所以你是不是把人民的健康放在了第一位，是不是放在了心上，你从这些称之为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他的言行举止当中，其实我们是能判断出来的。

主持人何婕：对，也就是说如果是几万例的生病的话，不是说是几万这个数字，而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万次。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可能在西方的一些人的概念里面，如果生病了，这是个人命运。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观众要提出问题，她已经在线上了，这位观众，也先请您做自我介绍。

申雯：好，主持人何婕好，两位老师好。我叫申雯，是来自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类的一名大一新生。我前段时间有看到《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和意大利采取封城措施时的态度，真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然后它谈到中国时说我们的封城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损失。而意大利就是为了防止疫情在欧洲的扩散，而不惜牺牲经济。那么我想问两位老师是怎样看待某些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的呢？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她说到双重标准，我先引用一个网友的调侃，因为她说到这个《纽约时报》。网友给《纽约时报》定了个名字叫《纽约时报》，驰名“双标”。不是商标，是双标，驰名“双标”。

**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对**

**中国抗疫的不当评论**

张维为：实际上西方主流媒体，采用双重标准，是屡见不鲜的，比比皆是。你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两个地方封城的不同的报道。你仔细一看最典型的就是对恐怖主义事件，中国人被杀了不是恐怖主义，美国人被杀了才是恐怖主义事件，人权也是的。他们侵犯人权，阿富汗杀了这么多人不叫侵犯人权，叫“捍卫人权”。中国任何事情都是侵犯人权，包括这次建方舱医院。所以这个我们见得太多了，然后就是我上次讲的，把他们留在黑暗中吧。这时候发觉随着疫情的逆转，他们自己在面临巨大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悟出来了，他们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能这么长以来，出了很多问题了。

主持人何婕：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西方媒体的一些双标性，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刻了。在这个面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我们用事实去说话。其实中国投入这么巨大的能量去抗击疫情，不光是为我们自己，真的也是在为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通常也都知道，国际组织的很多规则的建立和制定，它都是西方社会主导的。那么在这个国际组织当中，西方社会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类似比如说公共安全、卫生这一块领域里面，西方社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吴凡：以我以往的工作经历，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以往更多制定规则的是由西方牵头，它有很强的话语权。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他们看到在这个公共卫生的领域，这些医疗救治的领域，药物研发的领域，中国力量越来越强，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的时候，它就不能选择漠视了。

这次我觉得我特别有体会的一个过程，就是刚来的时候，因为这些专家来自各个国家，他回去之后，他也要考虑我这个国家，我这个区域的新冠肺炎疫情怎么防控。所以他也想来看一点什么，学点什么。那么他的最大的疑惑就是我能学吗，中国情况跟我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跟他沟通了以后就告诉他，中国就是一个缩小的世界。我们每个省份打法是不一样的，处在不同的疫情的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我们同样的原则，即便在不同的地方落地的时候，措施的具体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分阶段、分级、分类的这种指导。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世卫组织的联合报告里边，我们在附件里面就附了很多不同层次的案例参考。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组只是对我们中国做一个评估，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全世界贡献了中国的解决方案和路径。

主持人何婕：刚才吴院长也特别说到，在公共卫生治理这一块，尤其在国际组织这一块，我们注意到西方的一些态度。

前不久在德国召开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很有意思，今年这个会议的主题叫“西方缺失”。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会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它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议题。我们在这马上要连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她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专家汤蓓，汤教授，汤教授我知道您是参加了这次的慕安会，您感觉到西方那些与会的学者，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整个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汤蓓：**我觉得感受最深的，还是西方学者他们的危机感。**他一直都觉得，我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这套体系一定是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包容进来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西方自己也认识到，它的内外都出现了很多的危机和问题。比方说2008年以后这个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这套机制，已经是市场失灵非常明显，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抬头了，种族主义抬头了。连欧洲的好盟友美国，它也喊出了“美国优先”这样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所以西方也在反思就是说，它的这套共同体，它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分裂。对这个“西方缺失”的认识，我觉得他们是在反思根本的这套价值体系，它的治理体系的运作。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汤教授，刚才汤教授也说她在慕安会的现场，也感觉到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它也有它自己的反思。那我们也知道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中国将会积极地参与世界治理的改革和建设当中，我们将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之下，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张维为：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实际上中国现在在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外交方面，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活跃，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觉得有一块我们真的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创建。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因为现在很多领域内，我们是绝对领先的。你比方说最简单电子商务，我们是远远地走在西方的前面。你比方说的基础设施，我们“一带一路”证明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基建能力。当中很多新的规则，世界上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这也是咨政建言，可以考虑建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希望国际组织建在中国。我知道位于纽约的联合国说我们搬到中国去吧，说美国老是使坏。这个人不能来，那个人不能来。

下面联合国的官员跟我说的，说是如果特朗普再干四年，他说不定美国真要退出联合国，中国考虑接手。开玩笑，但是确实很多国家希望新的组织能建到中国。

吴凡：**那么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有两件事情特别可以做得更好。一个中国人其实有很多贡献，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其实是给世界卫生组织在贫困地区消除疾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但是我们自己的学者没有做一个非常好的提炼、归纳和升华，很可惜，西方的这些学者他就去总结了，其实它今天建立的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它的基础的实践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动员、全民社会参与，领导重视、政治意愿等等。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好的体制、机制，我们有很多好的模式，**但是我们需要提炼成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能够理解的那些规则、那些标准、那些方案，然后变成一个universal（广泛适用）的一个东西带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强的地方。**

主持人何婕：您看这次的讨论，新冠疫情，毫无疑问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伤痛，但是它也催生了无穷的勇气和信心，而且事实上到现在已经证明中国的努力可以去战胜它，所以我们也希望把措施、把一些经验跟世界分享的同时，也把这种信心和勇气分享给全世界。不管是病毒、病原，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一起去应对它。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1年03月1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